

岭南之俗与隐性之喻：过癩传说的文学书写考察

蒲日材

(贺州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, 广西 贺州 542899)

摘要:在明清小说中,作为治疗麻风病方法的过癩,一再被叙写为流传于岭南地区的特有传说。这缘于岭南地区闷热潮湿的自然气候环境,以及明清时期此地曾大面积暴发麻风等传染病的历史人文环境。过癩传说既隐喻了人类对女性固有的歧视态度,也隐喻了文化精英重构道德秩序的救世愿望。

关键词:明清小说;过癩传说;地理环境;文化隐喻

分类号:I207.41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3-1395(2017)02-0046-04

在文学书写中,治疗麻风病的过癩,被叙写成流传于岭南地区的特有传说。对于这一文学现象,学界虽有所关注,但着力不够。遍查知网等相关网站,笔者发现,20世纪90年代后发表的与过癩有关的论文仅有十多篇,且多是从病理视角考察过癩之癩疾/麻风病的发生原因、治疗及预防方法,其中只有部分篇目或某些文章段落,涉及到过癩与社会文化、文学艺术等关系的探讨。显然,这样的研究实绩,从量到质都显得过于单薄。笔者不揣浅陋,试从地理学、人类学角度进行相关探索,并求教于方家。

一、过癩传说的特征

目前所见最早记录过癩传说的文字,是周密的《癸辛杂识·过癩》。其云:“闽中有所谓过癩者,盖女子多有此疾,凡觉面色如桃花,即此证之发见也。或男子不知而误与合,即男染其疾而女瘥。土人既知其说,则多方诡诈,以误往来之客。……癩即大风疾也。”^[1](P43-44)]依周密“癩即大风疾也”之叙述可知,癩即医学上的麻风病。麻风病自古有之,但明以前通常称其为癩、恶疾、疔风、大风等。上述所引文字有两点需要注意:一是过癩发生地是“闽中”,一是过癩之人为女性。由此可见,过癩是岭南传说,由女传男。它是针对麻风病的一种性爱治疗方法,即

得病女子在未发病之前,通过与异性相交,将病传给对方,而使自己脱癩无疾。后来人们又称其为“过毒”“卖癩”或“卖疯”。至明代,亦有文学作品记载岭南过癩传说。祝允明《猥谈·癩虫》云:“南方过癩,小说多载之。近闻其症,乃有癩虫自男女精液中过丢,故此脱而彼染。”^[2](P108)]据此可推,明朝时应该出现过不止一篇记载过癩的小说,只不过目前已佚或尚未发现。而大批有关记载过癩传说的作品则出现在清代,其中以笔记小说为主,共21篇:《广东新语·人语·疯人》《秋灯丛话·粤东癩女》《巽绎编·述录·贞女疗夫奇疾》《霁楼逸志·贪欢报》《小豆棚·二妙》《异谈可信录·过癩》《粤屑·黑蛇》《咫闻录·麻疯》《两般秋雨庵随笔·麻疯女》《紫藤馆杂录·疯女》《北东园笔录·南海贞女》《续客窗闲话·乌蛇已癩》《谰言琐记·潮州女子》《虫鸣漫录·麻疯女》《益智录·开癩》《潜庵漫笔·过癩》《遁窟谰言·疯女》《夜雨秋灯录·麻疯女邱丽玉》《茶余谈荟·奇缘》《后聊斋志异·癩神》《畏庐漫录·吴珊》。清时虽也有涉及过癩习俗的白话通俗小说,如《风流悟》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等,但其仅是将过癩作为叙述语境,并无具体故事。民国时期及以后,由于西学东渐,麻风病已经可防可治,过癩题材文学已不多,主要以戏曲为主,如昆曲《病玉缘传奇》、评剧《麻疯女》

收稿日期:2016-12-12

基金项目: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(15YJAZH055);2016年度广西高等教育创优计划(桂教高教[2015]93号);社会工作学科建设培育项目(2015SHGZ003)

作者简介:蒲日材(1972-),男,广西岑溪人,副教授,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地方民俗文化研究。

等,且均由《麻疯女邱丽玉》改编而来。

综上所述,过癩传说产生于宋代,流传于明清,主要叙录在小说中。翻检这些作品可以发现,除晚清《麻疯女邱丽玉》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传奇小说外,其他早出的作品,均以记过癩之事为主,惯用结构是周密的“述过癩之俗+举过癩之例”模式,包括三要素:奇特的风俗、贞洁的女主人公和蛇酒对癩病神奇的疗效。^[3]其作品一般无人物形貌心理描写,不铺张情节,甚至地方不清,人物无名,前后作品有参考甚至抄袭之嫌。需注意的是,所有小说中的过癩传说,不仅主人公绝大部分是女性,而且无一不发生在岭南,甚而就是两广地区。《癸辛杂识》中过癩的发生地是“闽中”,《猥谈》中过癩的发生地是“南方”。清代小说里,除《益智录》中过癩的发生地为“南方不知何省”外,其余所有作品中过癩的发生地,都在广东或广西。其或笼统叙为“粤中”(《广东新语》)、“粤东某府”(《秋灯丛话》)、“广东边地”(《潜庵漫笔》)、“粤之某郡”或“粤西边境”(《麻疯女邱丽玉》)等,或具体到某地,如“高州、雷州”(《广东新语》)、“顺德”(《粤屑》)、“南海”(《北东园笔录》)、“潮州”(《续客窗闲话》)、“藤县”(《咫闻录》)、“浔州府”(《风流悟》),故当时民间有“少不入广”之说。其中,过癩传说发生地又以广东为主,个中原因,当与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有关。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云,“粤中多疯人”,高州、雷州“生疯尤多”,广州城北“旧有发疯园”。^{[4](P217-218)}屈大均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,在后来学界有巨大影响,其所著《广东新语》在文化界广为流传,故其所言为人们所深信。过癩传说的典型套路是:两广某地有一患癩疾女子,用假婚姻欺骗前来本地经商或寻亲的外地男子,与之过癩,后男子染癩被赶出家门;而更多的则是麻风女不忍“卖疯”伤害对方,将实情相告,并资助男子回乡,后女子病发;无论过与不过,病发之人都因误食蛇酒而痊愈,最后夫妻团圆。综合相关作品叙述可知,针对麻风病出现的民间疗法过癩并非某一孤案,乃明清时期流传于南方地区而被集体认同的传说。

二、过癩传说的成因

治疗麻风病的过癩一法,被明清文学叙写成具有地域特征的岭南传说,当与岭南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,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。

孟德斯鸠说:“气候的影响是一切影响中最强有力的影响。”^{[5](P372)}在古代中国,人们很早就已经意识到自然环境中气候变化与疾病的关系。《黄帝内

经》曰:“风为百病之长”,“风寒客于脉而不去,名曰痹风,或名曰寒热”。^{[6](P122)}六朝始,人们对癩/痹的认知,在风的基础上,又注入了湿的因素。隋代巢元方《巢氏诸病源候总论》曰:“大风病发眉堕落者,皆从风湿冷得之。”^{[7](P1)}南宋后,南方医家如陈言、朱震亨等,则认为“天地间杀物之气”是其致病主因。诚然,麻风病发作有诸多原因,不能简单归结为由风、湿、邪气所决定,但从气候环境去寻找病因,仍具有一定的医学原理。受医疗水平的限制,直到1873年,挪威学者阿莫尔·汉森才发现,麻风病是由一种麻风分枝杆菌所致。后来的实验性证据则表明,麻风杆菌在人体外最理想的环境是湿热区域。两广地处五岭之南。以五岭为核心的山脉,是一条长约1000千米,南北宽约300千米,平均海拔约1000米的丘陵带。它像一道天然屏障,挡住了东南海洋暖湿气流的北上,阻滞延缓了北来寒潮的南下,使岭南形成了适合麻风杆菌繁殖的最理想的外部环境:闷热潮湿多雨,变化无时。中国古代医者和民众基本都认为,相比其他地区,南方尤其是两广地区,更容易滋生麻风病疫并大面积流行传染。《汉书·严助传》曰:“南方暑湿,近夏瘴热,暴露水居,蝮蛇蠹生,疾病多作。”^{[8](P2101)}《晋书》云:“自岭以南二十余郡,大率土地下湿,皆多瘴疠,人尤夭折。”^{[9](P2341)}也有人把癩疾产生解释为土地下湿,如清代麻风病医家肖晓亭《疯门全书》云:“盖东南地卑,近水之处,此疾尤甚。天气较炎,地气卑湿,湿热相搏,乘人之虚,入于营卫。”^{[10](P776)}明清过癩题材小说无一不把得癩归结于南方湿热气候特征,如《广东新语》云:“高、雷间,盛夏风涛蒸毒,岚瘴所乘,其人民生疯尤多。”^{[4](P217)}《咫闻录》亦曰:“两广多麻疯,以其地多卑湿,天气过暖之故也。”^{[11](P161)}过癩习俗仅流传于岭南地区,正源于岭南独特的湿热气候环境。

麻风病虽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疾病,但其若要在一个区域大面积暴发,除与病原本身、自然环境有关外,还取决于族群中易感染人口数目多寡、居住形态(群居或散居),以及交换传染机会等社会人文环境等。明中叶后,随着农业商品化及手工业的发达,南方地区在水陆交通要道形成了诸多圩市集镇。随着造船、航海技术的发展,海外贸易的迅速兴起,南方一些城市如广州、湛江、合浦、福州等,不仅是国内货物交易市场,也是中外货物交流中心。圩市集镇、国内市场及海外市场的形成,人口密度的升高,流动人口的迅速增加,加上其独特的气候环境,使南方地区完全具备了大面积暴发麻风病的条件和可能。据史

料记载,最早的麻风病院是福建闽县建立的养济院,此后,福建各地如长乐、漳浦、沙县、政和等都纷纷建立了存恤院、癩子营等收容麻风病患的机构。广州麻风病院成立的时间不确定,但应该不会晚于明中后期。《广东新语》云:“广州城北巡按御史周旧有发疯园,岁久颓毁。有司者倘复买田筑室,尽收生疯男女以养之,使疯人首领为主,毋使一人阑出,则其患渐除矣,此仁人百世之泽也。”^{[4](P218)}至清后,南方诸省已普遍建立了具有一定隔离功能的麻风病院。《咫闻录》载:“于城外偏僻处设一院以收之,禁其入城。”^{[11](P161)}1880年后,经西方传教士的大力推动,中国广东等地建立了一大批具有真正隔离功能的麻风院。约刊于1837年的《两般秋雨盦随笔》载:“粤东有所谓麻疯者,沾染以后不可救药,故随处俱有麻疯院。”^{[12](P149)}《麻疯女邱丽玉》亦载:“(邱丽玉)月余益急,遂遣之麻疯局。是局,乃长官好善者所设也。”^{[13](P77)}广泛设立麻风病院以隔离病人,这说明当地麻风病疫已大面积暴发。“明清时代,‘两广多麻疯’差不多人所共知”^[14],甚至到了近代,仍有学者判断:“中国三分之二的麻风患集中在闽、粤、桂三省。”^[15]

此外,岭南近海,广州、澳门历来是对外通商口岸。明代时,海外贸易兴盛,来华商人又将起源于欧洲或美洲的梅毒带入广东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载:“杨梅疮古方不载,亦无病者。近时起于岭表,传及四方。盖岭表风土卑炎,岚瘴薰蒸,饮啖辛热,男女淫猥,湿热之邪,积蓄既深,发为毒疮,遂致互相传染,自南而北,遂及海宇云。”^{[16](P594)}杨梅疮(梅毒)自明代传入广东后,之所以能够在岭南流传,一因岭南湿热的自然气候,二因男女淫猥的地方风俗。由于梅毒的病理特征与麻风病相似,而时人又不知是新病,故其也被误以为是麻风病。

从上分析可知,明清时期,麻风等传染病曾一度肆虐岭南地区。由于麻风病主要通过身体接触而传染,特别是被误认为麻风病的梅毒主要通过男女性关系而传染,据此人们就主观臆想:疾病既然是通过性关系而传染,因此也可以通过性关系而转移。于是,明清社会就全面接受并广泛记载了源自宋代的过癩传说。换言之,过癩之所以得以在岭南地区流传,与明清时期此地曾大面积暴发麻风病等传染病的历史人文环境有关。综上可得,过癩传说之所以成为南方习俗,乃缘于岭南地区闷热潮湿的自然气候环境,以及明清时期此地曾大面积暴发麻风等传染病的历史人文环境。

三、过癩传说的隐喻

美国学者苏珊·桑塔格曾指出:“任何一种病因不明、医治无效的重疾,都充斥着意义。……这使得疾病本身成为隐喻。”^{[17](P53)}据此推理,建立在麻风病基础上并且在文学作品中一再被叙写的过癩传说,也就必然具有隐喻性质。

过癩传说隐喻了人类社会对女性的固有歧视。在古代中国,女性地位极其低下。因恐怖的病理特征,麻风病为人所深恶痛绝,成为不洁净、不道德、邪恶的代名词。在明清文学的过癩传说中,这种恐怖的癩疾,却被叙写成女子与生俱来的疾病,“凡幼女皆蕴癩毒”(《续客窗闲话》)。女子先天癩毒可通过与男子的性关系转移给对方,可见女子不仅是病毒携带者,还是疾病散播者。相比病情的严重性,其传染性更容易导致社会的集体恐慌。把引起社会动荡不安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责任推到弱小女子身上,表面上看是由于病因不明而导致的错误认知,但深层次里反映的则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人类社会对女性的歧视,是女人祸水论的形象表述。正因为人们歧视女性,故女性必须依附于男性——获取婚姻,才能获得社会认同。据过癩传说,女性在获取真正婚姻之前的15岁必须过癩,而15岁刚好是古代女子的成年期,因此,过癩无疑就是女性进入社会的成人仪式。“在举行成年仪式的时候,经常会伴有忍受痛苦的行为。”^{[18](P186)}在过癩传说中,室女同样也经历了痛苦的煎熬:过还是不过?不过自己则将癩疾发作痛苦而死,有负父母家长;过则将传癩于男子,害死对方,自己也将失去贞洁,而一旦过了,自己又需不需要忠于染疾的对方?无论哪种选择,都将以付出生命为代价。就在这种过与不过的痛苦拷问中,对女子个人品性和伦理观念的考察得以完成:女子是否善良忠贞,如是,即可因误饮蛇酒脱癩而获得婚姻。换言之,过癩仪式使未成年女性麻风女完成了质的蜕变,获得了进入社会的通行证。

明中叶后,社会道德秩序发生了变化。在“人必有私”^{[19](P544)}口号的引领下,社会兴起了一股纵欲之风,民众不断地追求金钱,留恋城市的繁华,沉迷于声色享乐之中。商业繁荣、城市发展和人口流动在带来满足欲望机会和可能的同时,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,比如梅毒的传入与泛滥,麻风病的大面积暴发。其实,“每一种对社会常规的偏离都可以看作是社会疾病”^{[17](P51)},而文学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作用就是“包括治病和救灾在内的文化整合与治疗功

能”^{[20](P220)}，因此，文学作品中的过癩传说，还隐喻了文化精英重构道德秩序的救世愿望。

过癩的目的在于过，但在明清过癩作品中，绝大部分患癩女子在成功欺骗诱惑男子进入洞房后，都不忍心与对方发生关系，以免把致命之癩转移给对方，哪怕自己被父母责骂，自己病亡，也在所不惜。《麻疯女邱丽玉》之邱丽玉可谓杰出代表。在新婚之夜，面对新郎陈绮的示爱言行，她先是“拒以纤腕”，继之“潜然流珠泪”，无奈之后，则闭门以实情相告。在“外间已环伏壮汉，持刀杖防逸”的情形下，邱丽玉三天“和衣眠”。三天后，邱丽玉“私赠黄金白玉”，助陈绮返乡。而那些少数行过癩之实而脱癩之女子，则对被过癩的男子不离不弃，誓死坚守婚姻或婚约，甚而不远千里寻夫。《续客窗闲话》载，曹太守弟过癩得病后返回老家姑苏，过癩女子知道后“誓不二夫”，面对父母的“婉劝教戒，矢志不回”，千里寻夫至姑苏，对曹弟不离不弃。凡此叙写患癩女子的不忍心和不离弃，固然是女性善良本性之使然，但更是小说家的主观愿望。它隐喻了男权社会心灵深处对未婚女子的集体要求和愿望：希望女子婚前守贞，婚后忠贞。过癩传说对女子善良、忠贞品行的赞许，旨在为世人树立道德标本。与扬美相对应的则是惩恶。女子为脱癩而引诱的男子多来自外地远方，如陈绮是入粤寻舅的淮南人（《麻疯女邱丽玉》），某甲是来粤经商的江苏仪征人（《潜庵漫笔》），而外来男子竟然禁受不住诱惑而上当受骗。过癩之所以能发生，固然在于女子欺诈引诱，但本质上则是男子贪图色欲的结果。《续客窗闲话》所记之曹太守弟，就是一个见了女子即“迷恋辗转”的贪色男子，其所发出的“牡丹花下死，较老髦乐甚也”的慨叹，可谓无耻男人的心声。让这些猎艳者染上癩疾，是对男子随意任性的惩罚。最能说明这种劝勉意图的，是欧苏《霭楼逸志》中的过癩故事。该故事曰，某生所私通之婢被“疯人要而淫之”而得癩，某生害怕被传染，将其“远嫁村翁”，不料其“连生二子”，但“并不见有疯疾浮现”。于是某生复起歹心，重新霸占婢女，结果却“眉发俱脱，成大麻疯”。婢女之癩疾不会传染转移到亲夫却“过”给奸夫，这虽不符合癩疾病理逻辑，却使过癩之隐喻性质极为明显。小说家就是藉由众人耳熟能详既香艳又离奇的传闻习俗，劝诫男子不要乱性。将麻风病视为纵欲者的罪罚，这实际隐喻了士人对礼教失序的焦虑及挽救。耐人寻味的是，大部分过癩故事都有一个蛇酒治病的结尾。无论是不愿脱癩

而病重之女子，还是帮助女子脱癩而被传染之男子，最后都因误食了浸泡有毒蛇的药酒而癩毒尽去，恢复本来面目，夫妻恩爱团聚。这种大团圆式的结局，反映了小说家藉此重构道德秩序的创作意图。

把麻风病传染给他人而令患者痊愈，这一荒谬的想象，其实是诸多人类社会心理的隐喻。经过宋后尤其是清代小说家的一再叙述，这种治疗想象，逐渐被明清时代的人们所普遍认可。在宋前相关重要医书，如晋葛洪《肘后备急方》、隋巢元方《巢氏诸病源候总论》、唐孙思邈《千金方》等中，仅载有用苦参、花粉、腹蛇等治疗麻风的数百种药物与方剂，并无过癩治病的记载。至清时，过癩疗法则“清楚地”在医书中被描述”^{[21](P326)}，如肖晓亭《疯门全书》云：“女人因月水下而能泄其毒，故疯病者少。或言妇人卖疯之说，理亦可信。”^{[10](P777)}从“或言”二字来看，其记录源于社会传闻而非实践经验，应是受到当时文学叙写的影响，“理亦可信”不过是其个人判断而已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周密.癸辛杂识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.
- [2]曲彦斌.葑菲菁华录·历代采风问俗典籍钩沉[M].郑州:大象出版社,2015.
- [3]占晓勇.从轶事到小说——论“麻疯女”故事的起源与发展[J].南开学报,2001(5).
- [4]屈大均.广东新语[M].广州:广东人民出版社,1991.
- [5][法]孟德斯鸠.论法的精神(上)[M].张雁深,译.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63.
- [6]黄帝内经[M].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2006.
- [7]巢元方.巢氏诸病源候总论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7.
- [8]班固.汉书(下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5.
- [9]房玄龄.晋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
- [10]裘庆元.珍本医书集成(第2册)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1999.
- [11]慵讷居士.咫闻录[M].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05.
- [12]梁绍壬.两般秋雨盒随笔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.
- [13]宣鼎.夜雨秋灯录[M].济南:齐鲁书社,1986.
- [14]范家伟.地理环境与疾病——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[J].中国历史地理论丛,2000(1).
- [15]梁其姿.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[J].历史研究,2003(5).
- [16]李时珍.本草纲目[M].太原: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4.
- [17][美]苏珊·桑塔格.疾病的隐喻[M].程巍,译.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3.
- [18]彭兆荣.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[M].北京:民族出版社,2007.
- [19]李贽.藏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
- [20]叶舒宪.文学人类学教程[M]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0.
- [21]李建民.从医疗看中国史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2.